

世界名畫



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

## 英譯本編者序

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信札大約是在一千一百二十八年間用拉丁文寫的，最初發表是在一千六百十六年在巴黎。拉丁原本於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初次在英國發現，以後譯本甚多，此處所用之闕名氏的譯本是一千七百二十二年間刊行的。這實在不是繙譯，而是述意，不過其文筆之靈敏及情致之纏綿，實最足以表現原著的精神。這兩位著名的情人的故事，在信札裡已述敘得明白，他們的生平大畧如

下：——

阿伯拉，是論理學教授，又是天后宮的牧師，當時是極著名的一個人，年三十七歲，一向過的是理智的生活，輕視情感，一天遇到了哀綠綺思，年方十九，才色雙絕，於是一見傾心，自沉於情海，那種一往情深的態度真是不可及的。理性與宗教都拋到九霄雲外；他想和她結婚，同時她也同樣戀愛着他，但是婚姻足以阻止他在教會裡的昇發，所以她竟拒絕了他。——不過她的身心早已默許了他。她生了一個孩子，阿伯拉堅持要和她祕密結婚，但是她的情愛至為純潔無私，她否認她是妻，而很榮耀的要做

一個情人。福爾伯特是她的叔父及保護人，大爲震怒；雇  
買了助手，闖入阿伯拉的寢房，殘忍的割傷并侮辱了他。  
阿伯拉不能受這樣的羞恥；他沒有勇氣去見他的學生，他  
更沒有節制力去守在哀綠綺思的近旁，於是他決計做了和  
尙。但是他有丈夫的氣概，他先要求哀綠綺思做了尼姑，  
他所嘗過的溫柔，庶幾不至於再讓別人領略。哀綠綺思心  
願的承認了；彼時他是四十歲，她纔二十二歲。十年以  
後，阿伯拉的一封信流在尼姑庵裡，可巧落在哀綠綺思的  
手中，詞多哀怨，她知道他的心裡尙不知足，她自己也是  
不知足的。她覆信給阿伯拉，把當年抑制未發之情，一洩

無餘。他覆信措辭介於宗教與悔怨之間，——既不願承受命運之播弄，復不敢衝出於樊籠。後又通信四封，情思趨於冷淡，後來又杳無音信。

阿伯拉於一千一百四十二年死，時年六十三歲，二十年後哀綠綺思亦死，葬在他的墓旁。後又遷葬於拉舍斯禮拜堂，其墳墓至今猶供人憑弔。

阿伯拉生時為論理學家，偉大的領袖，著述甚多，現在早已遺忘了，他的哲學家的名譽，也死去了，——但是他的情書還是活着。

哀綠綺思，貌美而學問，其聲譽僅次於莎菲，但是到

如今，人僅知其爲婦女中最熱戀的一個榜樣。

所以他們倆個傳到現在，成爲標類的情人；他有男人的克服的狂慾，她有婦女的服從的唯一的願望。

此後寫情書者，沒有不引用彼此互曉之辭句而其辭句又採自此處的；但是此後刊布的情書，沒有一個比得上這個古代的熱狂的故事，這個故事乃是努力求得互忘——使人類的愛情沉入於神聖的愛情裡。

英譯本編者序

六



## 第一函

### 阿伯拉寫給他的朋友菲林特斯

菲林特斯，我們上次會面時，你會把你的不幸的慘史告訴我聽；我聽了很受感動，既是好朋友，所以也不免分擔了你的一些憂愁。爲了阻止你的淚，什麼勸慰的話我沒有說過？所有的哲學方面的理由，我都講給你聽了，希望總可以減輕你的命運的打擊。但均歸於無效；我很知道，

必是悲哀佔據了你的全部的心靈，你的智慧不能幫助你，和你脫離了。但是我憑着靈活友誼的精神，想出了一條減少你的痛苦的方法。請你靜聽片刻，聽聽我的不幸的故事，然後你的身世也就算不得什麼，菲林特斯，比起親愛的不幸的阿伯拉來。你要知道，我這樣的勸慰你，我是忍着多大的痛苦；你要知道，這是我的友愛的最大的標記；因為我現在要詳詳細細的把我的慘史講給你聽，而回憶起這些往事，我的心都刺得銳痛呢。

你知道我生在什麼地方，或者你不知道我是生而賦有那些種族上的缺點，外人以為是我們國人所共有的——性

情十分的輕浮而又非常的易變。我坦白的承認，但我也要直率的告訴你我也有許多別人看出來的優點。對於各種藝術，我的天性都極接近。我的父親是一位紳士，并且富有天資，他喜愛戰爭，但他的意見又和一般以戰爭爲業的不同。他知道不識字不是好事，在軍營裡就與彌撒（*Muses* 藝術之神）和白龍娜（*Bellona* 戰神）同時交接。他處理家務也是如此，監督子女學習文事與武藝，都同樣的用心。我是他的長子，所以也是他最寵愛的，他對我的教育異常的注意。我的天資穎悟，所以讀書非常進步。我既酷嗜書籍，又受各方的稱許，於是希望終身致力於學問。至於戰

爭的光榮與凱旋的炫赫，我留給我的兄弟們；不但如此，長子權和祖產我也都獨給了他們。我知道貧乏乃研究之興奮劑，如其我勝過別人的地方只在於我的命運亨通，我也不配學者的名銜。在各種學科之中，論理學最合我的胃口。這就是我情願使用的武器。我有了理智的武器，便常喜歡參加公共雄辯，去贏錦標；我聽說有什麼雄辯發達的地方，我便像又是一個亞力山大一般，從一省跑到一省，尋訪可與我比試的新敵手。

想在論理學上獨步的野心，終於引我到了巴黎，當時那是文化中心，我最酷嗜之學科亦在彼處最稱發達。我投

到一位商波的門下，他在當時頗有最聰敏的哲學家的聲譽，不過也是靠他的消極的優點比較不愚黯而已。他很仁慈的收留了我，但是我不能常久的得他的歡心，因為他所討論的題目我過於通曉了，並且時常辯駁他的主張。在我們辯論之中，我常常堅持着我的有力的理由，使得他的狡智無所施其技。他這樣的被學生戰勝，自然不能不有羞憤的意思。所以說，一個人過於優異，有時也是危險。

我的聲譽愈鵲起，人家嫉妬我愈厲害。仇敵們設法阻碍我的進展，但是他們的惡意適足以鼓起我的勇氣。以我所激起的嫉妬衡量我自己的本領，我想我用不着再聽商波

的演講，而很有資格給別人講演了。我於是担任了美倫空餘出的講座。我的師傅竭力要妨害我的希望，但是無效；於是這次我戰勝了他的狡猾，如同我上次戰勝了他的學問一般。聽我演講者總是很擁擠，開始極為順利，我完全遮掩了我的著名的師傅的名譽。我十分得意，遷至考貝爾去攻擊那個地方的大師，好確立我自己的最能幹的論理學家的聲望。旅中勞頓，遂染疾病，並且久病不愈，醫生或者是與商波同黨，勸我遷還故鄉。於是我自願的走開了多少年。不消說，你們可以想像，我的別離在優秀的份子看來是一件遺憾的事了。後來我病愈，傳說我的最大的仇敵已

經做了和尚；你或以爲大概是因爲迫害我而懺悔罷；其實不然，是由於野心；他想在禮拜堂裡得到高貴的地位，所以走上這條老路，披上假的尊嚴的袍子，因爲這是走到宗教高位一條最易的捷徑。他的願望果然成功，任主教之職；但他並不離去巴黎，亦不捨去他的學校：他到他的教區裡收集錢糧，然後回來以餘閑向他的殘留的幾個學生講學。此後我常和他交戰，我可以用阿札克斯對希臘人的話

答你：——

『那天爭的是一日短長，

若問究竟誰勝誰強，

我如不能令敵降我，

我從不曾潛逃示弱。」

大約就在這時候，我的父白朗瑞很逍遙的活到六十歲，退隱到一個修道院裡，以無用的殘生獻給上天。我的母親，年紀還青，也下了同樣的決心。她做了尼姑，但塵世的安樂也不完全摒除；她的朋友不斷的聚在她的窗前，她高興的時候把修道院收拾得十分美麗可愛。我的母親剃度的時候，我曾在場。我回來之後就決計研究神學，想在這一門找一位導師。有人介紹給我一位安塞姆，是當時的大哲，但是我說句老實話，他這個人實在是年紀及臉上的



皺紋比較他的天才與學識爲更可敬些。你如有什麼疑難請教，結果是這個疑點更爲不明瞭。僅僅見過他的人，都敬慕他；和他理論過的人，都十分失望的，他極擅言辭，議論風生，但是言中無物。他的議論像是一團火，什麼東西也沒有點燃，煙氣倒遮暗了一切；又像一株樹，裝潢着各種枝葉，但是絕無果實。我來找他是想求學，他原來是像福音裡的無花果，又像魯堪比擬邦貝的老橡樹。我在他門下不久。我用古老的神父做響導，勇敢鑽研到聖書的海裡。不久，我進步神速，別人選我做他們的指導員。我的學生多到令人難信的數目，收入的報酬與我的聲譽成正比。